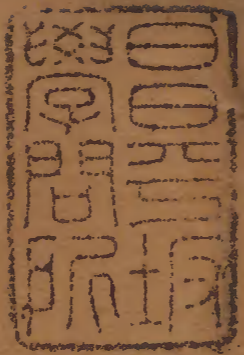


禪宗正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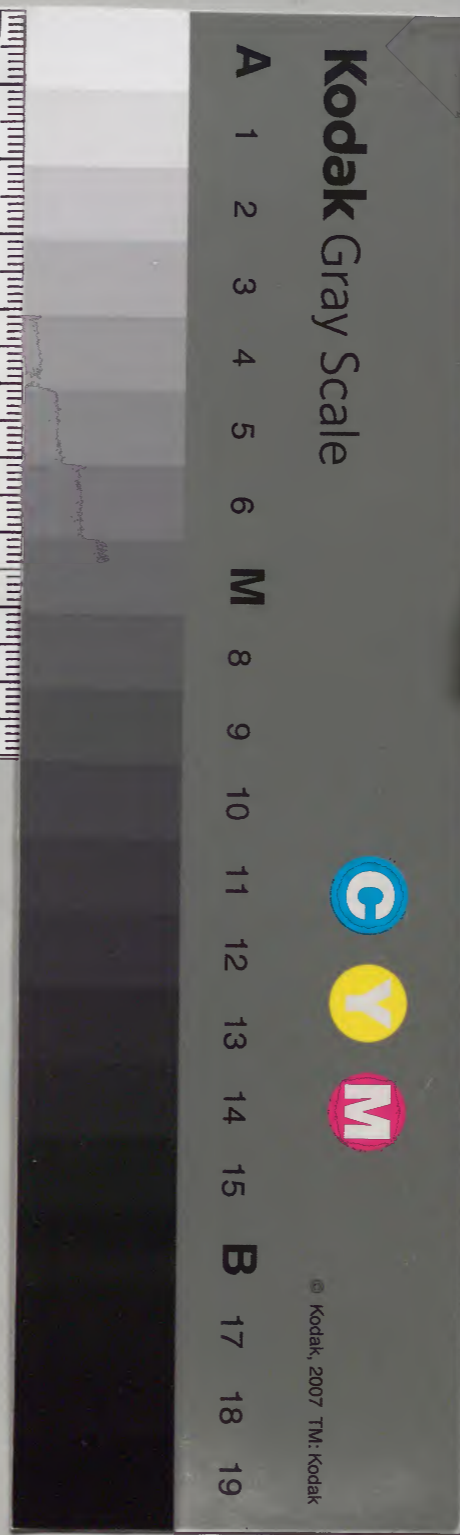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	三	三	三
一	一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三	三	三	漢
一	一	一	書
冊	架	函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352
冊數	10 ( 10 )
函號	310 145

十止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禪宗正脉卷第十

南嶽

臨濟宗

淺部尊林助實佐

霜圓

楊岐方會禪師少警敏及冠不事筆硯繫名征  
商課最坐不職乃宵遁入瑞州九峰恍若舊遊  
眷不忍去遂落髮每閱經心融神會能折節扣  
叅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  
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叅明曰庫司  
事繁且去它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時兒孫遍天  
下在何用忙為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  
徑既見遂搦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

日

書

晚鼓  
集衆

打你去。明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畢，師大悟。即拜於泥途，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曰：你且躲避。我要在那裡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自是明每山行，師輒闕其出。雖晚必擊鼓集衆，明遽還，怒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曰：汾陽晚參也，何謂非規繩乎？頌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裡，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唱，師曰：好唱。明又唱，師亦唱。明連唱兩唱，師禮拜。明曰：此事是個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明移興化，師辭歸九峰，後道俗迎居楊岐。次遷雲蓋，受請日拈法衣示衆曰：會麼？若也不會，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麼？筠陽九岫，萍實揚岐。遂陞座。時有僧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唱，師曰：不信道。僧拊掌歸衆，師曰：消得龍王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念汝年老，放汝三十棒。頌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愁，這便是麼？師曰：湖南

陞座

長老云云。師便下座。○頌九峰勤和尚把住云。今日喜得個同參。師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勤曰。九峰牽犁。楊岐拽杷。師曰。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問人法俱遣。未是衲僧極則。佛祖雙亡。猶是學人疑處。未審和尚如何為人。師曰。你祇要勘破新長老。曰。恁麼則旋斫生柴帶葉燒。師曰。七九六十三。○頌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西天人不會唐言。○上堂。霧鎖長空。風生大野。百草樹木。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三世諸佛。在你諸人脚跟下。轉大法輪。若也會得。功不浪施。若也不會。莫道楊岐山勢險。前頭更有最高峰。○上堂。楊岐乍住。屋壁疎。滿林盡布雲。真珠縮却項。暗嗟吁。良久曰。翻憶古人樹下居。○頌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笑者東方坐。○頌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甚麼。師曰。鉢盂口向天。○頌慈明。辰辰設齋。眾緣集。師於真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女人拜。首座曰。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麼生。座曰。和尚休捏怪。

慈明  
忌辰  
設齋

師曰。兔子喫牛妳。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打一掌曰。這添桶也。亂做。頌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透。○示衆云。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千身弥勒。動用也。隨處釋迦。文殊普賢。總在這裏。衆中有不受人。謾底。便道楊岐和麩糲麵。然雖如是。布袋裏盛錐子。

嗣楊岐會

白雲守端禪師。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徃叅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為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擲。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儻者麼。曰。見。岐曰。汝一壽不及渠。人笑。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上堂。忌口自然。諸病減多。情未免。有時勞。貧居動便。成違順。落得清閑一味高。雖然如是。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示衆。重關。○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

隨緣  
赴感

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眾  
作麼生說個隨緣赴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  
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  
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如  
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眾相別去。宿松  
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  
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個不  
離底事。莫是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  
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  
時自遍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這裏。直須  
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  
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  
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祇  
悟得乾蘿蔔頭底。不唯瞎却學者眼。無自己動  
便先自犯鋒傷手。你看我楊岐先師。問慈明和  
尚道。幽鳥語喃喃。霹雲入亂峰。時如何答云。我  
行荒草裡。汝又入深村。進云。官不容針。更借一  
間。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翁又喝。先師亦喝。師  
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大眾須知。悟了。遇  
人者。尚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峰頂上。握

悟了  
遇人

頌

正法  
眼藏

手向千峰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  
山僧嘗有頌云。它人住處我不住。它人行處我  
不行。不是為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  
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  
也。有眼者莫錯怪好。珍重。○開堂示眾云。昔日  
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  
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絕。  
至于今日。大眾。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  
分。將個甚麼分付。將個甚麼流傳。何謂如此。况  
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是  
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為。盡是正法眼藏之光  
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祇  
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  
人眼睛裏。今日已開者。不在此限。有未開者。山  
僧不惜手。為諸人開此正法眼藏。看。乃舉手豎  
兩指曰。看看。若見得去。事同一家。若也未然。山  
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法眼藏。千聖莫能當。為  
君通一線。光輝滿大唐。須弥走入海。六月降嚴  
霜。法華能恁道。無句得商量。大眾。既滿口道了。  
為甚麼却無句得商量。喝一喝曰。分身兩處看。

嗣楊  
收會

研窮  
玄奧

真相  
無形

上堂見衆集乃拈拄杖曰大衆會麼復卓拄  
 杖曰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保寧仁勇禪師容止淵秀韶為大僧通天台教  
 更衣謁雪竇明覺禪師覺意其可任大法請之  
 曰央庠座主師憤懣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  
 行脚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即往泐潭踰  
 紀疑情未泮聞楊岐移雲蓋能鈴鍵學者直造  
 其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岐歿從同參白雲端  
 禪師游研極玄奧後出世兩住保寧○僧問如  
 何是保寧境師曰住山頭倒卓曰如何是境中  
 人師曰鼻孔無半邊○上堂侍者燒香罷師指  
 侍者曰侍者已為諸人說法了也○上堂風鳴  
 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蟇蚯蚓一時鳴  
 妙德空生都不會三個成群四個作隊窈窕窈  
 窕飄飄飄飄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花李花一佩  
 兩佩示衆云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曾  
 道著一字優波鞠多丈室盈簪未曾度得一人  
 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谿誰是後昆誰為  
 先覺既然如是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頤衆  
 曰且喜得天下太平○示衆云真相無形示形



嗣楊岐會

現相千怪萬狀自此而彰。喜則滿面光生。怒則  
雙眉陡豎。非凡非聖。或是或非。人不可量。天莫  
能測。直下構得。未稱丈夫。喚不回頭。且莫錯怪。  
示眾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檻外雲生。簷前  
雨滴。澗水湛如藍。山花開似錦。此時若不究根  
源。直待當來問弥勒。

僧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會禪師來謁。值視斷次。  
公曰。某為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指曰。委悉得  
麼。公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  
濟群生。公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見宰官  
身。廣弘悲願深。為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公於  
此有省。

嗣白雲端

謁浮山遠

五祖法演禪師。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  
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  
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遇  
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  
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它家兒孫始得。師  
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個譬喻。  
說似你。你一似個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個匾  
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

依白  
雲端

數禪  
客廬  
山來

下載  
清風

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本。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捧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潛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本。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本。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為手舞足蹈。師亦一咲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雲一日示眾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眾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僧問。一代時教。是箇切脚。未審切

用四照

機發上

收謝監

鐵酸

一棚傀儡

那箇字。師曰。鉢囉娘。○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王言如絲。曰。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其出如綸。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舉起軒轅鑑。虫尤頭失威。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金將火試。○上堂。千峰列翠岸。柳垂金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簧聒地。鳥語呢喃。紅粉佳人。風流公子。一為汝諸人發上上機。開正法眼。若向這裏薦得金色頭陀。無容身處。若也不會喫粥喫飯。許你十穿八穴。○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唇吻。豎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領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人。○○。○領師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尊宿。自為了當。及到浮山會裏。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門下。咬破一箇鐵酸。直得百味具足。且道。鐵酸一句。作麼生道。乃曰。花發雞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關不休。○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靜

卷之三

高僧

僧志正刻

白雲  
萬里

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看時。元來青布  
慢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  
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姓。大衆山僧被它一問。  
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為山僧道得麼。  
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上堂說佛說  
法。拈槌豎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  
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  
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  
箇漢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  
箇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

一花  
五葉

三佛  
侍師  
夜話

場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笑白雲萬里。○示衆云。  
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  
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  
棗。萬物無過出處好。○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  
話。及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  
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  
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師曰。譬如  
水牯牛。過牕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麼尾巴  
過不得。高峯妙頃等閒放出這牛兒。頭角分明  
舉似誰。若向尾巴尖上會。新羅鷄子過

高峯妙頃等閒放出這牛兒

頭角分明

舉似誰

若向尾巴尖上會

時多  
增

雲端  
嗣白

巴鼻

雲蓋智本禪師。僧問。人人盡有一面古鏡。如何是學人古鏡。師曰。打破來。向你道。曰。打破了也。師曰。胡地冬生笋。○上堂。去者鼻孔遼天。來者脚踏實地。且道。祖師意向甚麼處著。良久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流入此中來。○上堂。高臺巴鼻開口便是。若也便是。有甚巴鼻。月冷風高。水清山翠。○上堂。以楔出楔。有甚休歇。欲得休歇。以楔出楔。喝一喝。○上堂。滿口道不出。句句甚分明。滿目覩不見。山山疊亂青。鼓聲猶不會。何況是鐘鳴。喝一喝。○上堂。祖翁卓卓。犖犖兒孫。齷齪齷齪。有處藏頭。沒處露角。借問衲僧。如何摸索。○上堂。橫按拄杖曰。牙如刀。劍面如鐵。眼放電光。光不歇。手把蒺藜。一萬斤。等閑敲落天邊月。卓一下。

雲端  
嗣白

雲端  
嗣白

保福殊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秋風臨古渡。落日不堪聞。曰。不問這箇禪師。曰。你問那個禪師。曰。祖師禪師。曰。南華塔外松陰裏。飲露吟風。又更多。

提刑郭祥正字功甫。因謁白雲。雲上堂曰。夜來

山頌

嗣保  
寧勇

一色

嗣保  
寧勇

枕上作得個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  
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眾。請已後  
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唯謝功甫大儒。直要與  
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  
曰。上大人。丘乙巳。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  
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公切疑。後聞小兒誦之。忽  
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斂  
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遼天。玉兔趕它不著。

壽聖智淵禪師。僧問。祖意西來。即不問。如何是  
一色。師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曰。既不知  
是。如何曉會。師曰。領取釣頭意。莫認定盤星。乃  
曰。凡有問答。一似擊石迸火。流出無盡法財。三  
草二木。普霑其潤。放行也。雲生谷口。霧罩長空。  
把定也。碧眼胡僧。亦須罔措。壽聖如斯。舉唱。猶  
是化門。要且未有衲僧巴鼻。敢問諸人。作麼生  
是衲僧巴鼻。良久曰。布針開兩眼。君向那頭看。  
上方日益禪師。僧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  
井底蝦蟆吞却月。曰。如何是出世邊事。師曰。  
鷺踏折枯蘆枝。曰。去此二途。如何是和尚為人  
處。師曰。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街頭賣與誰。

嗣五祖演

到金山染病困極

聞舉詩

見雞鼓翅而鳴入室呈偈

昭覺克勤圓悟佛果禪師。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鸞信。大為詰。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為法器。而晦堂稱它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即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它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它既認得聲。為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灑。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

張無盡  
劇談華嚴  
旨要

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為上首。○出峽南  
遊。時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  
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  
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為一。一  
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  
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雨雨之  
波。公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  
來意為同為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  
色為之慍。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  
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  
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  
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  
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  
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  
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  
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  
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  
娼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  
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巖。復領  
昭覺。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

理事無礙  
法界

真淨  
偈



嗣五  
祖演

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却  
舌頭。頌師凡垂問學者擬議。則一拳。增收

太平慧懃佛鑑禪師。卅歲師廣教圓深。試所習  
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味之有省。  
乃徧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間。有年。慧祖不為印  
據。與圓悟相繼而去。及悟歸。五祖方丈徹證。而  
師忽至。意欲它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  
別。始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  
也。遂參堂。一日聞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  
家風。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  
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即大豁所  
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  
之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圓悟語話。次  
舉東寺。問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伸處  
圓悟徵曰。既云收得逮索此珠。又道無言可對。  
無理可伸。師不能加答。明日謂悟曰。東寺祇索  
一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悟深肯之。乃告  
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日造方丈  
未及語。被祖詬罵。慙懼而退。歸寮閉門打睡。恨  
祖不已。悟已密知。即往扣門。師曰。誰。悟曰。我師

主翰  
墨

詬罵

融融  
一色

即開問。悟問：你見老和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詬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麼？師曰：是甚麼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祇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同上方丈。祖統見遽曰：懃兄且喜大事了畢。○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喫醋知酸，喫鹽知鹹。曰：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場懨懨。○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李紅，李花白。誰道融融祇一色。燕子語，黃鸝鳴。誰道關關祇一聲。不透。祖師關候子空。認山河作眼。○上堂。橫拄杖曰：先照後用。豎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曰：照用同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汝等諸人被拄杖一口吞盡了也。自是你不覺。若向這裏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老僧今日失利。○師室中以木骰子六隻，面面皆書么字。僧纔入，師擲曰：會麼？僧擬不擬。師即打出。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喫飯咬著砂。僧收。

龍門清遠佛眼禪師。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歎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

祖嗣  
演五

元禮  
手引  
師耳

兩山  
坐夏

遊。造舒州太平演禪師法席。因丐於廬州。偶兩  
 足跌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  
 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  
 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  
 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  
 引師之耳。繞圍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  
 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它後悟  
 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  
 曰。吾持鉢方歸。復叅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已  
 事耶。遂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  
 日益厚善。從容言話。問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審  
 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  
 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  
 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後命典謁。適  
 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深  
 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  
 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刁刁林鳥啼。披  
 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咬人自  
 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  
 因詣其寮。舉青林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

閱傳  
燈錄

又自  
三永一

品  
四

活人句

出得你如何會。師曰。也有甚難。悟曰。祇如它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麼生。師曰。我道帝釋。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豈遠。凡便有活人句也。○上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尋。思笑殺人。下是天。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北。東作西。動而止。喜而悲。蛇頭蝎尾。一試之。猛虎口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上堂。干說萬說。不如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迥絕無人處事。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上堂。蘇武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中。有者。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習氣。是妙用。至於擊义打地。豎拂敲牀。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爲人。是不爲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擺柁。張帆。拋江過岸。休更釘樁。搖觸。倚日到家。旣作曹溪人。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麼。○師嘗題語于龍門。延壽。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數名。或曰。涅

題語  
延壽  
壁間

那吒太子

刷五  
祖演。

煉行  
灰心

繁覺法身常住。了法不生也。或曰省行知此違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恙便入此堂。不强支吾便有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間。不善退思。滅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頌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為父母說法。

增

頌見聯珠  
第一卷中

師云。肉既還母。骨既還父。用甚麼為身。學人到這裏。若見得去。廓清五蘊。吞盡十方。云云。

開福道寧禪師。杜為道人。於崇果寺執浴。一自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示衆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傷嗟門外人。處處尋彌勒。驀路忽撞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為甚麼。却不相識。剪盡霜前竹。臨谿不化龍。○上堂。摩竭正令。未免崎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腰囊挈錫。孤負平生。煉行灰心。遞相鈍置。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四片。黃鶯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且不涉途程。一句作

句意

麼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京信。○僧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

嗣五祖演

大隨南堂靜禪師後名道興首叅永安恩禪師於臨

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

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

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擎拳。繞

伎倆

禪林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祇要你入

言下諦當。便是你見處。師茫然。退叅三載。一日

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

說看。師卽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

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卽好。祇是未

曾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

一按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卽心卽佛。非心非

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猫兒。趙州狗子無佛性。

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疑滯。至子胡

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祖曰。

五祖編辟

又

南

三

入室  
默啓

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它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鈴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默啓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它。謂它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為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儂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湏是吾舉。得汝舉。湏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上堂問答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祇將言句。以為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祇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個儻分明。則知二祖禮

錯會  
禪道

祖師命脈

心印

問禪

拜依位而立真得其髓。祇這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脈。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湏是親到始得。○僧問祖師心印。請師直指。師曰。你聞熱麼。曰。聞。師曰。且不聞寒。曰。和尚還聞熱否。師曰。不聞。曰。為甚麼不聞。師搖扇曰。為我有這個。○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嫩竹先生筭。澗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師曰。六街鐘鼓韻。瑟瑟。即處鋪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賊盜消亡蠶麥熟。謳歌鼓舞樂昇平。○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廁。祇是不許人倚。僧舉似扣師。師曰。是你先倚了。更教甚麼人倚。宿聞。焚香遙望。大隨再拜謝之。

祖師五

洗鉢盂路  
上事

無為泰禪師。自出關。徧遊禁社。至五祖。告香日。祖舉趙州洗鉢盂話。俾參。洎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盂去。嚮。祖曰。你祇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師曰。既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知耶。又問。你曾游浙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眾曰。八十



五祖  
唱綿  
州巴  
歌

一大  
事因  
緣

翁翁輟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眾曰。和尚試輟一輟看。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祇消唱到這裏。祖大笑而歸。○上堂。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燈燈相續。祖祖相傳。迄至于今。綿綿不墜。直得徧地生華。故號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一義諦。亦曰樂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在男曰男。在女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閑言語。遂拈起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目前隔個須彌山。悟了。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五祖自禪。師初依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為座元。師往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叅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我得你師。舉話尚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小叅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麼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有公案。祇教人看一句底。

嗣五  
祖演

舉德  
山小  
叅

榜侍者門

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迎笑。自爾日深玄。粵。○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携坐具。徑造丈室。謂師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窓下安排。

祖演

九頂素禪師。謁五祖。聞舉首山。荅西來意語。倏然契悟。述偈曰。顛倒顛。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

祖演

元禮首座。初叅演和尚。於白雲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演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素明矣。

祖演

普融知藏。頌至五祖入室次。祖舉倩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為一媳婦。機輪截斷。

倩女  
離魂

嗣雲  
蓋本

嗣郎  
邪起

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按

珠頌古第十卷中有五祖演問僧曰倩女離魂那箇是真底乃註曰王宙欲娶倩娘為妻倩父母不許倩遂卧病在家王宙將欲遠行月下見倩來同舟而去三年後遂生一子倩遂歸父母家總到門家中有一倩娘出來相見兩人遂合成一身

承天賢禪師上堂。五更殘月落天曉。白雲飛分

明目前事。不是目前機。既是目前事。為甚麼不

是目前機。良父曰。欲言言不及。林下却商量。

金陵俞道婆。頌市油資為業常隨眾叅問瑯邪

邪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

花樂云不因柳。殺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

汝境界往見瑯邪邪望之知其造詣問那個是

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

力噴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由是

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即掩門

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所問珣曰爺在

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踏倒曰將謂有多

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個珣竟

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安曰德山婆曰德

山泰乃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

嗣昭  
覺勤

謁湛  
堂準

張無  
盡下  
榻延

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

徑山大慧宗杲禪師年十七薙髮具毘尼偶閱

古雲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理禪師弃游四

方從曹洞諸老宿既得其說去登寶峰謁湛堂

準禪師堂一見異之俾侍中袂指以入道捷徑

師橫機無所讓堂訶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

解則為所知障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

勤必能盡此機用圓勤即悟堂卒師趨謁無盡居士

求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

下榻延之名師庵曰妙喜泊後再謁且囑令見

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春

寧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

它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

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却坐在淨裸裸處悟

謂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

活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

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信有這個道理遂

冷居擇木堂為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

擇木乃朝○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

前後  
際斷

有句  
無句

士止息處

○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

倚如藤樹

圓悟著臨濟正宗記之

圓悟冬至秉拂

師絕開口。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載，遂問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篋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相呂公弼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真之變，其酋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趨吳虎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堂殃崛摩羅持鉢至。產婦家因緣。時圓悟領詔住雲居。師往省覲。至山次日，即請為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圓悟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及冬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曰：眉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圓悟於座下以手約云：法傳問待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樵

呵默  
照徒

鑼打鼓。要識祖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上堂。舉圓通秀禪師示衆曰。少林九年冷坐。剗被神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麻纏紙裹。這一個。那一個。更一個。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子。老胡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默照之徒。鬼窟長年打坐。這一個。那一個。更一個。雖然苦口叮嚀。却似樹頭風過。○上堂。水底泥牛。嚼生鐵。憐楚鉢提咬著舌。海神怒把珊瑚鞭。湏彌山王痛不徹。○上堂。總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卓拄杖曰。唯

圓悟  
忌日  
拈香

大脩  
行人  
因果

有這個不遷。擲拄杖曰。一衆耳聞目覩。○圓悟禪師忌。師拈香曰。這個尊慈。平昔強項。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顛預。用格外底籠侗。自言我以木榧子。換天下人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却鼻孔。索頭既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徑山。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為驗。遂燒香曰。以此為驗。○曾聞大脩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曰。不落因果。為甚麼墮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祇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為甚麼脫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

竹篋  
觸背

或有人問徑山大脩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  
 審和尚向它道甚麼師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  
 舉○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  
 不可得時如何師曰親言出親口曰未審如何  
 受持師曰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頌問心佛俱  
 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僧請益夾  
 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茫然師曰你問甚麼  
 僧擬舉師連打喝出○師纔見僧入便曰不是  
 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頌  
 室中舉竹篋問僧曰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  
 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曰請  
 和尚放下竹篋即與和尚道師放下竹篋僧拂  
 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著淳熙初賜其全  
錄八十卷隨大  
行虎丘紹隆禪師荷包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  
 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歎曰想醋生液雖未  
 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馨欬耳遂  
 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  
 一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  
 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

刷  
勤

禪宗正統

卷三

三

序五

希 瞌睡

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個甚麼。師曰。竹  
密不妨流水過。悟有之。尋俾掌箴教。有問。悟曰。  
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為哉。悟曰。瞌睡希耳。○  
上堂。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辯。  
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  
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踏著它。向上關。候子始  
待。所以道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  
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歛念。樓閣門關。寸  
步不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  
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初參死心。心問  
你是甚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你是何處村僧。  
行甚驢脚馬脚。師曰。廣南蠻道甚麼。何不高聲  
道。心曰。却有些衲僧氣息。遂留過夏。

嗣昭 覺勤

行說 未明

育王佛智端裕禪師。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  
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忽微省。去謁龍  
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  
於鍾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巖向這瞎驢邊  
滅却。即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  
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  
上堂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蹤。行說若到。則



棒喝

梁生招箭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存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不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不取次啗啄。不隨處埋身。且摠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刹刹塵塵。是要津。○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祇這個。何似生着喚作棒喝。瞌睡未醒。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着。○師蒞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肯。衆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

蒞衆

嗣昭  
覺勤

理事

大為佛性法。泰禪師。僧問。理事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成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推真真無有相。窮妄妄無有形。真妄兩無所有。廓然露出眼睛。眼睛既露。見個甚麼。

真妄

人法  
照用

曉日爍開巖畔雪。朔風吹綻臘梅華。○上堂達  
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得全用全照。亦  
非衲僧要妙。直須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如  
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凍殺年少。○上堂欲  
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咄。傳大士不識好惡。以  
昭昭靈靈。教壞人家男女。被誌公和尚一喝。曰。  
大士莫作是說。別更道看。大士復說曰。空手把  
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誌  
公呵呵大笑曰。前頭猶似可。未後更愁人。

教壞  
男女

嗣昭  
覺勤

護國此庵景元禪師。習台教三禩。棄謁圓悟於  
鍾阜。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既迷須得箇悟。既  
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  
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即趨佛殿。以手托開  
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侍。機辯逸發。圓悟目為  
聾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聾  
頭禪。撞著聾頭。如鐵錐脫却羅籠。截脚跟大地。  
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椎碎窠  
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為渠儂併拈出。  
南峰雲辯禪師。參圓悟。值入室。繞鍾門。悟曰。看  
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

元聾頭

嗣昭  
覺勤

嗣昭  
覺動

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  
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一日入城與道  
俗行至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處師  
奮臂曰隨我來

機不  
離位

靈隱慧遠佛海禪師會圓悟復領昭覺師即之  
聞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因  
緣師忽頓悟仆於眾眾掖之師乃曰吾夢覺矣  
至夜小叅師出問曰淨裸裸空無一物赤骨力  
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  
一待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吾曰機不離位  
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云喫

嗣昭  
覺動

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兩喝師便禮拜自此  
機鋒峻發無所抵牾○上堂好是仲春漸暖那  
堪寒食清明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月良隣在  
處花紅柳綠湖天浪穩風平山禽枝上語諄諄  
再三瑣瑣碎碎囑付叮叮嚶嚶你且道它叮嚶  
囑付箇甚麼卓拄杖日記取明年今日依舊寒  
食清明

鴻福文禪師上堂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  
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船明月泛江湖

嗣昭  
覺勤

文彩  
已彰

本色  
其趣

華嚴民禪師初講楞嚴於成都為義學所歸時  
 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為友因造馬聞悟小  
 叅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  
 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  
 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  
 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辯見畢竟心在  
 甚麼處師多呈藝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  
 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万舉  
 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  
 有省遂求印證悟示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措一  
 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着悟諾師曰尋  
 常拈鎚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  
 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裡  
 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林時豈不是返聞聞自  
 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  
 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  
 罷講侍行悟為衆夜叅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  
 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  
 栢樹子師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  
 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

後謁  
佛鑑

後謁佛鑑於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為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這個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茶袋。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為你說。我為你說。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叅去。鑑呵呵大笑。

嗣昭  
覺勤

昭覺道元禪師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裡。道譽之往叅佛鑑。佛眼家賞識。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骨之物。未去為疑。會悟問叅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即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拊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

嗣昭  
覺勤

中竺伽堂中仁禪師。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持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居天寧。凌晨謁。覺悟方為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即大悟。○上堂。九十

春光已過半。養花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雖然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上堂舉狗子無佛性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花下轉黃鸝。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淳熙甲午四月八日。孝宗皇帝詔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為侶。因緣。俾拈提師拈罷。頌曰。秤鎚搗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孝宗  
詔入

嗣昭

象耳表覺禪師。出蜀徧謁有道尊宿。後往大為

依佛性。頃之入室。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為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直待我豎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是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旨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白悟。悟呵云。本是淨地。倚屎作麼。師所疑頓釋。嘗語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烟雨蘆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

誦法  
華

禪髓

嗣昭  
覺勤

此禪髓也

閱削  
執論

中巖華嚴祖覺禪師。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席頭收席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覲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忽然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又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閱浮山遠禪師別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契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澈矣。○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衆請首座繼踵住持。慶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行處。如火消冰。透過是非關。全機亡得喪。盡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起師可謂躰妙。失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鷲鷲立雪。品類不齊。侍者如鳳翥丹霄。不縈金縷。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而來。同會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三

人麼。豎起拂子曰。龍卧碧潭風凜凜。垂下拂子  
曰。鶴歸霄漢背摩天。

詞  
助  
覺  
勤

明因曇玩禪師上堂。汝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  
眼。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  
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不得。○衆檀越入  
山。請上堂。說偈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  
特地來。明目無法堪分付。謾把山門為汝開。  
虎丘雪處元淨禪師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  
又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  
得見不得。落在特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門下。直  
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也好  
與三十棒。翠雲恁麼道也。好與三十棒。遂高聲  
召大衆曰。險

詞  
助  
覺  
勤

詞  
助  
覺  
勤

天寧訥堂梵思禪師上堂。知有底也。喫粥喫飯。  
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得。它有之  
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象學事大  
遠在。喝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  
這老漢有個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  
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眉毛。為諸人下個  
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覺勤

君山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弥高鑽之弥  
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  
識為你註破仰之弥高不隔丝毫要津把漸佛  
祖難逃鑽之弥堅真體自然鳥啼花放在碧巖  
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  
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間藏身北斗吐  
寶華顯禪師上堂禪莫衆道休學歇意忘機常  
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祇個無心已穿鑿直饒  
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覺勤

同昭

覺勤

東山覺禪師上堂舉昔廣額屠兒。一日至佛所  
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世尊曰。如是如是。  
今日禁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權現屠兒。如  
此見廣額。且喜沒交涉。又曰。廣額正是個殺人  
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  
又道廣額。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  
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花  
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樞密徐俯。歸東湖居士。靖康初。為尚書外郎。與  
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方叅圓  
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

單林

稿

日

林招錫

嗣昭  
竟勤

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悟顛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鼈。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它好。公休去。

郡王趙令衿。號起然居士。紹興庚申冬。公與汪內翰藻。李叅政邴。曾侍郎開。詣徑山謁大慧慧。聞至。乃令擊鼓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孟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椀。拂袖便出。慧起。搦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目甚麼却不悟。公擬對。慧撥之曰。討甚麼椀。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嗣昭  
竟勤

侍郎李昉。號普現居士。為中書舍人。常入圓

悟室。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遙見便喚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花作甚麼。悟便唱。公亦唱。於是機鋒迅捷。

嗣昭  
竟勤

成都范縣君者。發居歲久。常坐而不卧。聞圓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却有個方便。遂令祇看是個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

平嗣太  
蔥

那

夜參  
奉柏  
樹子  
話

知有  
底事

平嗣太  
蔥

文殊心道禪師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為至同舍  
 詰之曰三粵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挺然  
 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関周流江淮。既  
 抵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參舉趙州柏樹子  
 話。至覺鐵嘴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  
 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叙所悟。鑑  
 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  
 僻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擗破窓紙。鑑即開門  
 搥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擗鑑頭。作口啐而出。遂  
 呈偈曰。趙州有個柏樹語。禪客相傳徧天下。多  
 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  
 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  
 此中辯真假。鑑深然之。○上堂。師子嘖呻。象王  
 哮吼。雲門此斗裏藏身。白雲曰。何喚作手。三世  
 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麼生是  
 它。知有底事。兩打梨花。蛺蝶飛。風吹柳絮。毛毬  
 走。  
 南華曷禪師上堂。此事最希奇。不礙當頭說。東  
 隣田舍翁。隨例得一椽。非唯貫聲色。亦乃應時

平編  
動大

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人。擊禪牀下座。○上  
堂。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  
以悟為迷之躰。迷為悟之用。迷悟兩無從。個中  
無別共。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千斤  
重。

二子  
共牀

龍牙才禪師。早服勤於佛鑑法席。而局務不辭  
難。名已聞於禁林。及遊方。迫暮至黃龍。適死心  
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既稱名。則知為舒州太平  
才莊主矣。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  
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  
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  
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轆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  
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  
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領  
下珠。心便打。○上堂。舉死心和尚小叅曰。若論  
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  
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克頑狡狴。貪娼  
嗜酒。倒銜卧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瘖瘂。蒜  
麥不分。是事不能。祇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  
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

四句  
同音

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花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

詞太  
平勳

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兩過夜塘秋水深。

詞太  
平勳

佛燈珣禪師。叅廣鑑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澈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它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個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澈在。那裏是它未澈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

又單本

高卷

四

林昭錫刊

遊山

扶宗  
立教

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華爛熳始搗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屬令護持。是夕厲聲謂眾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悟大稱之。○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大凡扶宗立教。須是其人。你看它婆子。雖是個女人。定有大人作略。二十年篋油費醬。固是可知。一日向百尺竿頭。做個失落。直得用盡平生腕頭氣力。自非個俗漢。知機泊乎。巧盡拙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嗣太  
平勉。

嗣太  
平勉。

泐潭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採水曰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畫桡。引得老爺把不住。又來船上助歌謳。寶藏本禪師上堂。清明已過十餘日。華雨闌珊。

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綠楊陰。遂大笑下座。

平嗣太  
懃。

祥符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實際從來不受塵。個中無舊亦無新。青山况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禮拜而出。

平嗣太  
懃。

淨衆璨禪師。上堂。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揚廣橐駝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會元十九卷終

門龍  
遠。

龍翔竹庵士珪禪師。初依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游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師理前話。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悟。○紹興間。奉 詔開山。鴈蕩能仁。時真歇居江心。聞師至。恐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視篆。其徒懼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為瓦礫之墟。師竟就樹縛屣。

真歇  
迎拜

不須  
照顧

陞座示衆云。愛閑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鴈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谿邊茆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裡立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以雨不晴。咄。○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雲居高庵。悟禪師。有夙慧。聞冲禪師舉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聖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於龍門。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為甚麼却被蛇咬。師即應曰。果然現大人相。眼益器之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

龍門  
遠



門龍遠

黃龍牧庵忠禪師。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參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未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即掩耳而去。○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向外邊覓。曰。如何是心。師曰。莫向外邊尋。曰。如何是道。師曰。莫向外邊討。曰。如何是禪。師曰。莫向外邊傳。曰。畢竟如何。師曰。靜處薩婆訶。

烏龍巨

雪堂行禪師。上堂。會即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確嘴生花。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花。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叅○到國清。衆請上堂。句太刻。意太刻。絕毫絕釐。處如山如嶽。句太到。意太到。如山如嶽。處絕毫絕釐。忽若撥通一線。意句俱到。俱不到。俱刻。俱不刻。直得三句外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傾蓋同途。不同轍。相將携手上高臺。上堂舉趙州示衆云。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雜用心處。師曰。今朝六月旦。行者擊鼓。長老陞堂。作諸人總來這裏。雜用心。

嗣龍門遠

龍門速

佛手 脚 緣

白楊順禪師。依止佛眼。聞普說。舉傳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游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聲情念斷。霜鐘絕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個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它道。却被你道著。○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個個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上堂。風吹茆茨屋。脊漏雨。打闍黎。眼睛濕。恁麼明。却不知。却來這裏。低頭立。時紹燈上座師律身清苦。出入唯杖笠。獨行。

雲居如禪師。徧參浙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

龍門  
遠

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為。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厨門。望見聖僧。契所未證。即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麼。師詰前問。訊又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為汝說法。

歸宗真牧賢禪師游成都。依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頓曉。秀稱為經藏子。出蜀謁諸尊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殷勤。抱得旃檀樹。語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與師高確淵奧。亶亶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真牧二字授之。○上堂。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杖下座。

龍門  
遠

道場正堂辯禪師。至西京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蜀賓主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

佛眼忌

曰。這個曰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佛眼忌拈香。龍門和尚。聞提潦倒。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撥破毗盧向上關。猶見洗面自道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手槌骨空懊惱。遂搖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師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懨懨洛陽峰畔。乖張皮髓。傳成話霸。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澈骨。爭得梅花撲鼻香。雪堂行一見。犬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贊

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袖子奔湊。

問學者。蚯蚓為甚麼化為百舌。

會元現圓經。按聯珠著于此。

**增收**

龍門遠

世奇首座。徧依師席。晚造龍門。一日。蘇坐瞌睡。間群蛙忽鳴。誤聽為淨髮版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版也。師恍然。詰方丈。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版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版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叅究。洞臻玄奧。眼命么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

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因以偈美之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

嗣龍門遠

淨居尼慧溫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茗帚柄聊與三十

嗣龍門遠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扣諸名宿。最後居龍門。從弗眼遠禪師。再歲。一日同遠經行法堂。偶童子逢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遠拊公背曰。好灑。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缺。慧曰。盡大地是個呆上座。你向甚處見它。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巧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嘗白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建炎後。名山巨刹教藏多。不存公。累以已俸印施。凡一百二十八歲。用祝

坐夏徑山

不動軒

嗣開  
福寧

君壽。以兆康民。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

大為月庵善果禪師。○上堂。奚仲造車一百輻。

拈槍喜坐。幹。仰。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

認定盤星。其。座。○上堂。解猛虎。領下金。

鈴。驚群動衆。取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僧。

今日到此。讚歎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豎起。

拂子曰。眨上眉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座。

石頭回禪師。上堂。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相。

似。殊不知寒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

行。坐。卧。動轉。施為。是甚麼人使作。眼見耳聞。

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路。方。

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

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

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覓。一物之。

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

諸禪德。你看老漢有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麼。

不如老漢處。還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

心說向誰

嗣大  
隨靜

護聖居靜禪師。聞南堂道望。遂往依焉。堂舉香。

巖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言下大悟。一。

又

高

五

十門  
綱要

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  
 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  
 堂矍然曰。這小厮兒。師珍重便行。○嘗謂衆曰。  
 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  
 得過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  
 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  
 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  
 有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  
 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  
 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  
 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  
 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录牀子。受得天下人禮拜。  
 敢與佛祖為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向虛頭。  
 它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間有學者。各門頌  
 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  
 時自有為。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末是根基。  
 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衆曰。護生須是殺。殺盡  
 始安居。會得個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  
 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沒量大。看來又祇是它  
 奴。

隨大  
靜

大靜

楊岐 宗旨

透頂 徹底 莫

梁山廓庵師遠禪師上堂舉楊岐三脚驢子話。乃召大眾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回緣。如今禁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祇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随口便答。似則也。似是即未是。若恁麼。祇作個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祇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消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祇作自己會。弃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脚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它語有巧妙處。卒難摸索。終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它屋裏人。到恁麼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善道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它透頂徹底。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禁林中出世為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



隨靜。大嗣

觀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峰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巔頭閑不澈。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師有十牛圖并頌行于世

能仁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鎖斷。有時提起。如倚天長劍。光耀乾坤。有時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萬象。得到恁麼田地。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時稽首。便可以大圓覺。為我伽藍。於

一毫端。現寶王刹。如是則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花叢裏坐。蟪坊酒肆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曾動著這裏一步。恁麼則九旬無虛棄之功。百劫有令時之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此即是涅槃妙心。金剛王寶劍。敢問大眾。作麼生得到這田地去。如人上山。各自努力。

隨靜。大嗣

尚書莫將居士。謁南堂靜禪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一切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急以手掩。

嗣大  
隨靜

鼻遂有省。即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  
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  
頭。南堂答曰。一法統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  
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蕭居士。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  
南堂曰。某有個見處。終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  
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個見處。堂却問。朝旆  
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  
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曰。為甚麼道開口不  
得。公乃契悟。

教忠晦庵彌光禪師。出嶺謁圓悟禪師。於雲居  
次。叅黃檗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  
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慧謂曰。汝在佛  
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心上堂。拈普  
化公案曰。佛心即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  
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師曰。某  
不肖它後頭。下個注脚。慧曰。此正是以病為法。  
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為  
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  
點全無。始無滯。趨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琅邪。并

斫樹  
喻

不能  
得澈

入室

玄沙未澈語詰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令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愠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庵。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裡。不能得澈。病在甚處。慧曰。女病最癡。世鑿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師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即大悟。慧搥鼓告眾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鑰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驢。吾來師太。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弥。截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去口。○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憨作麼。及乎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卒討頭鼻。不著。為甚如此。祇為分明。

嗣徑  
山果

極翻令所得遲

東林卅庵道顏禪師。久參圓悟。微有省發。泊悟還蜀。囑依妙喜。仍以書致喜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它日嗣其後。未可量也。喜居雲門。及洋嶼。師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嗣徑  
山果

西禪懶庵。需禪師。幼舉進士。有聲。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為儒冠誤。欲去家。母難之。以親迎在期。師乃絕之。曰。天桃紅杏。一時分付。

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為道伴。竟依保壽樂禪師。為比丘。一錫湖湘。徧叅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庵於羗峰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禪師。挽出首衆於大乘。嘗問學者。即心即佛。因緣時。妙喜庵于洋嶼。師之友。弥光與師書云。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欸。如何。師不荅。光以計邀。師飯。師往赴之。會妙喜為諸徒入室。師隨喜焉。妙喜舉僧問。為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作麼生。師下語。妙喜諾之。曰。你見解如此。敢妄為。

又卷一

信

五十九

妄為  
人師

人師耶。鳴鼓普說。訐其平生珍重得力處。排為  
邪僻。師淚交頤。不敢仰視。默計曰。我之所得。既  
為所排。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歸心弟子  
之列。一日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  
時。如何。師擬開口。喜拈竹篋劈脊連打三下。師  
於此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  
師禮拜。喜笑云。今日方知悟不汝欺也。遂印以  
偈曰。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  
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於是聲名喧動。禁

宋。

東禪蒙庵思岳禪師上堂臘月初歲云。徂黃河

凍已合。深處有嘉魚。活鱖鱖跳不脫。又不能相  
煦以濕。相濡以沫。慚愧菩薩摩訶薩。春風幾時  
來。解此黃河凍。令魚化作龍。直透桃花浪。會即  
便會。痴人面前且莫說夢。

嗣往  
山果。

西禪此庵守淨禪師上堂談玄說妙。撒屎撒尿  
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摩宗乘。設或  
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山僧已是打  
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悻悻。合作麼生。  
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上堂。若也單明自

眼足  
相資

已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也。祇悟目前。不  
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  
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打○上堂。道是常道。  
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麼道。便道我會  
也。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  
地。耳裏。聞聲。鼻裏。出氣。忽若。四大海水。在汝頭  
上。毒蛇。穿你眼睛。蝦蟆。入你鼻孔。又作麼生○  
上堂。文殊。普賢。談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  
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

嗣徑

開善道謙禪師。初之京師。依圓悟。無所省發。後  
隨妙喜。庵居泉南。及喜。領徑山。師亦侍行。未幾

通紫  
岩書

令師往長沙。通紫巖居士張公書。師自謂我恭  
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  
無行。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  
也。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  
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路奔波。如  
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  
得底。圓悟妙喜。為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  
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  
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願聞其要。元曰。

單赤

臨

五

嗣徑  
山果

著衣喫飯。荷屎放尿。馳個死屍路上。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元即回徑山。師半載方返。妙喜一見而喜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上堂。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良久曰。八月秋。何處熱。

育王佛照德光禪師。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材。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師擬對。慧便捧。師豁然大悟。初住台之光孝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巾峰頂上塔心尖。師住

宋孝宗宣問

靈隱曰。宋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師對曰。將謂陛下忘却。孝宗召對。師舉靈雲頌。直至如今。更不疑。奏曰。那裏是它不疑處。帝曰。空手牽鐵牛。此二則見會元第六卷終。其頌著于聯珠集第十卷。

嗣徑  
山果

照佛  
照章

華藏遊庵演禪師。上堂。拈起拄杖曰。識得這個。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道。華藏則不然。識得這個。更須買草鞋行脚。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嗣徑  
山泉。

天童無用全禪師。上堂。學佛止言真不立。叅禪多與道相違。忘機忘境。急回首。無地無錐。轉步歸。佛不是。心亦非。觀體承當絕。所依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撫始應知。

嗣徑  
山泉。

玉泉懿禪師。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任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入闕。知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叅。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鞠其所證。既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耶。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個不會禪底。做國師。師曰。我做不得。國師去也。慧唱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巖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

嗣徑  
山泉。

薦福本禪師。上堂。高揖釋迦。不拜弥勒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為它。祇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犁。西家拽杷。與三十拄杖。何故為它。祇會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高。山僧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衆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得出。須弥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裏老鴨。雖活如死。

嗣徑  
山泉。

靈巖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過一著。是衲僧。



嗣徑  
山呆

破草鞋。現修羅相。作女人拜。是野狐精魅。打個圓相。虛空裡下一點。是小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未有喫靈巖拄杖。敢問大衆。且道為人節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悉麼。自從春色來。蒿少。三十六峯青至今。○僧問。如何是獨露身。師曰。牡丹花下睡貓兒。

蔣山直禪師。初叅妙喜於回鴈峰下。一日喜問之曰。上座甚處人。師曰。安州人。喜曰。我聞你安

州人。會厮撲。是否。師便作相撲勢。喜曰。湖南人喫魚。因其湖北人著。鯁師打筋斗而出。喜曰。誰

知冷灰裏有粒豆爆。○一日留守陳丞相俊卿

會諸山茶話次。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

諸山批判。皆以奇語取奉。師最後曰。張打油。李

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陳大喜。

嗣徑  
山呆

靈隱誰庵演禪師。上堂。面門拶破。天地懸殊。打

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

生六劫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

嗣徑  
山呆

光孝遠禪師。上堂。舉女子出定話。乃曰。從來打

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鳴鸞歌舞罷。

嗣徑  
山景

門前依舊夕陽斜

靈隱最庵印禪師二堂五五二十五擊碎虛空

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

甜者甜苦者苦

嗣徑  
山景

竹原元庵主久依大慧分座西禪丞相張公浚

帥三山以數院迎之不就歸舊里結茆彌衆妙

園宿衲士夫交請開法○示衆曰若究此事如

失却鑰匙相似祇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噫在

這裏開個鑰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

具足不假它求別有甚麼事○示衆曰立法之

之人

人氣吞宇宙為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

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毛

卓豎未為分外○垂語云這一些子恰如撞

著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了它它便殺了你

嗣徑  
山景

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尚書黃公裳之女開堂

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

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事全

開堂  
日示  
衆

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刹相望星分派

列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眾

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通個消息語默該不

四

盡底。弥巨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觀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辯。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辯。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裡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牀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即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尼問。如何是佛。師曰。非佛。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骨底骨董。

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參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陞堂。舉藥山初叅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省悟。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楫。隨至。方丈曰。其理會得。和尚適來所舉公案。慧曰。居士如何。曰。恁麼也不濕。蘇盧娑婆。

嗣徑山泉

作夏徑山

入室

訶不恁麼也不得。恁哩婆婆訶。恁麼不恁麼總  
 不得。嚇噓哩婆婆訶。慧舉似師。師曰。曾見郭  
 象註莊子。識者曰。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  
 異。復舉蠟頭婆子話問之。師荅偈曰。一葉扁舟  
 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官商。雲山海月都拋却。羸  
 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所悟。不根。後  
 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  
 音。祇這一個也不消得。便弃水中。大慧老師言  
 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師曰。已上供過。並是詣  
 實。馮公大驚。○慧挂牌次。師入室。慧問古人不  
 出方丈。為甚麼却去莊上喫油糞。師曰。和尚放  
 妙總過。妙總方敢通個消息。慧曰。我放你過。你  
 試道看。師曰。妙總亦放和尚過。慧曰。爭柰油糞  
 何。師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元。  
 舍人張公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院  
 示衆  
 上堂。宗乘一唱。三歲絕詮。祖令當行。十方坐斷。  
 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  
 而諭。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撓旗奪鼓底  
 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  
 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徇時機。演唱

卷之十

卷之十

卷之十

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  
 千萬衆。山僧今日與此界它方。乃佛乃祖。山河  
 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  
 羅。如寶絲經。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  
 為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  
 塵裏。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  
 大佛事。周徧法界。一為無量。無量為一。小中現  
 大。大中現小。不動步。游彌勒樓閣。不返聞。入觀  
 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  
 非法爾如然。於此個儻分明。皇恩佛恩。一時報  
 足。且道是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群象正。海濶  
 百川潮。上堂。黃面老人。橫說豎說。權說實說。  
 法說喻說。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為甚  
 麼。却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  
 未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似抱賊叫屈。山僧今  
 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  
 侍郎張九成無垢居士。丁巳秋。大慧禪師董徑  
 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  
 有人。持以語尚即惟尚恨未一見。及為禮部侍  
 郎。偶叅政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償。

格物

暨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為閬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閬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個五百。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鈞者。意慧議及朝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叅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默照為邪禪。疑怒相半。及見慧示衆。舉趙州庭柏垂語曰。庭前柏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既是打破趙州關。

劇談

宗要

嗣徑  
山早

激發  
蒙滯

為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祇道苑長  
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領悟。謂慧曰。無老師後  
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近扣籌室。承激發  
蒙滯。忽有省入。願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  
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  
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  
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  
色仍舊。既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  
夙宿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  
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

三驗

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  
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答。備悉深旨。某自驗  
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習中。二宿習  
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  
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  
蓋恐得少為足。當廣而克之。豈別求勝解耶。淨  
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嗣徑  
山景

寶學劉彥脩居士。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禪師。  
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  
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柏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

嗣徑  
山景

州柏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

提刑吳偉明居士。久參真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為極致。後訪大慧於洋嶼庵。隨衆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慧以竹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參。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曝地斷。方敵得生死。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

嗣徑  
山景

門司黃彥節居士。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慧以衣付之。

嗣徑  
山景

秦國夫人計氏妙真。屏去紛華。習有為法。曰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為人。謙曰。和尚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篋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祇恁麼教人看。真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辭歸。真親書入道槩略。作數偈呈慧。其後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



左嗣虎  
隆

正楞  
楊岐

王嗣育  
裕

王嗣育  
裕

天童應庵曇華禪師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上堂云。叅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佛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卧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荷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頌示衆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時佛照光和尚出衆云。見鞭影者非良馬。師休去。○增收頌示衆曰。盡力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定在南岳。○增收師於室中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為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虻蛇戀窟乎。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篋話請益。師示以偈曰。徑山有個竹篋。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厨庫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淨慈水庵一禪師。首叅雪峰慧照禪師。照舉歲身無迹話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歲身無迹。

正嗣育

更無藏。脫體無依便所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  
烟和露濕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  
迹處。師曰。噯。照曰。無蹤跡處。曰。甚麼莫藏身。師  
曰。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呵之。住後上堂。舉圓  
悟師翁道。叅禪叅到無叅處。叅到無叅始徹頭。  
水庵則不然。叅禪叅到無叅處。叅到無叅未徹  
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頌**室中

問僧曰。西天鬍子。曰。甚無鬚。**增收**

道場無庵。全禪師。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

無佛性話問之。師憫樹。一日聞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劍。忽大憫樹。偈曰。鼓吹轟轟。袒半肩。

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

波底天

鴻嗣大

慧通。旦禪師初出關。至德山。值泰上堂。舉趙州

曰。臺山婆子已為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

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

師聞釋然

鴻嗣大

靈巖安禪師上堂。叅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為留

學處

礙。所以守其靜默。澄寂虛閑。墮在毒海。以弱勝

強。自是非它。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

國元  
刷護

參。照不構用。用不離窠。此乃學處不玄。盡為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個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你又向甚麼處湊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

根性  
陋劣

國清簡堂機禪師上堂。單明自己。樂是苦。曰。越向宗乘地獄劫。在五。日一。參。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若問理問事。問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藩不入。據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却於今時大官路上。捷行闊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窠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要去有滋味處。咬嚼。遇著義學阿師。遞相錮鎖。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蟆化龍。下稍依舊喫泥喫土。堪作甚麼。○示衆云。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觀。冥冥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

敲磬

坐鎮相隨。語默同居。心麼。若恁麼。總是髑髏前。敲磬。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用。此斗藏身。雖有語。出群消息。少人知。

嗣護國元

四喝註解

焦山或庵體禪師。上堂。舉臨濟示眾。四喝公案。乃召眾曰。這個公案。天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注解。一徧。如何是踞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咄。如何是探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若也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裏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曰。忍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

嗣護國元

機舉話長老也。理會不得。○室中常舉菴帚柄。問學者曰。依稀菴帚柄。髮鬚赤斑蛇。眾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稀菴帚柄。髮鬚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

湛堂深禪師。佛涅槃日。上堂。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虛空釘榫。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缺。盡力布經。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城畔。擲示雙趺。旁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拙。卓拄杖曰。若無這個道理。千古之

下誰把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痴人面前切忌  
漏洩。

嗣護  
國元

參政錢端禮居士。從此庵發明已事。後於宗門

旨趣。一一極之。

示微恙有款別之語。得去留自在。恐繁不具錄。

嗣靈  
隱遠

東山齊已禪師。上堂。舉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

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

衆曰。薦得是。移花蕪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

是也好。鄭州黎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

萊島。是六沒交涉。踏著秤鎚硬似鐵。非六沒交

涉。金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

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

蓮社上堂文長不錄

嗣靈  
隱遠

踈山歸雲本禪師。上堂。久雨不晴。戊在丙丁。通

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

林間泥滑滑。時叫兩三聲。

嗣靈  
隱遠

內翰曾開居士。紹興辛未。佛海補三衢光孝。公

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海

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為甚麼贊即歡喜

毀即煩惱。海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

十年參問。何言不見。海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

見。公擬議。海震聲便喝。公擬對。海曰。開口底不

嗣靈  
隱遠

嗣華  
成民

是公罔然。海召曰。侍郎尚甚麼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禁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海曰也。祇得一椽。

知府葛郊居士。嘗問諸禪曰。夫妻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即是。或庵著語曰。小出大遇。或有頌

徑山寶印禪師。謁大慧。慧問甚麼處來。師曰西川。慧曰未出劔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欣然掃室。迺之。○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即妄明心。道轉迂。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閒一步一芙蓉。

嗣文  
殊道

嗣文  
殊道

楚安方禪師。附商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即說偈曰。沔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相別重。相見于聖同歸一路行。文殊業禪師。世為屠宰。一日戮猪。次忽洞澈心源。即棄業為比丘。述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殺猪時。見個甚麼。便乃剃頭行脚。師遂作

燈嗣佛  
珣

鼓刀勢。殊唱曰。這屠兒。叅堂去。師便下叅堂。○  
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面黑。  
趙州老漢。瞞我不得。

燈嗣佛  
珣

稠巖贊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乃曰。  
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脚波斯。  
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咄。

封皮

待制潘良貴居士。隨衆叅扣。後依佛燈。久之不  
契。目訴曰。某祇欲化去時如何。燈曰。好個封皮。  
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木當後去。忽被它換却。  
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猫兒話問曰。

潭嗣明

其看此甚久。終不透徹。告和尚慈悲。燈曰。你祇  
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  
言下如醉醒。燈復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知有  
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道。祇依著義  
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養喫了。便不飢。其  
餘便道是瞞它。亦可笑也。公唯唯。

無為。隨庵緣禪師。上堂。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  
切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  
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  
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

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  
修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  
從此中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  
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藝  
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花。迦葉便乃微笑。達  
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淨  
盡。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  
頭悟道。弥勒向漁市上接人。誠謂造次顛沛必  
於是。經行坐卧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  
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  
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作向上。向下。  
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巴鼻。正是鄭州出曹  
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真個以行脚為事底。繞  
有疑慮。便對衆決擇。祇一句下。見講明白。造佛  
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  
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開唇皮。胡言漢語來。  
所以南院示衆云。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  
啐啄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  
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猶是學人問。  
慶院曰。如何是你問處。曰。失。院便打。其僧不契。

舉南  
院啐  
啄



大嗣  
為果

後至雲門會中。自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悟。即回南院院已遷化。時風穴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僧那。僧曰。是穴曰。你當時如何。曰。我當時如在燈影裡行。穴曰。你會也。師乃召大眾曰。暗穿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敢問大眾。啐啄同時。是親切處。自甚却。夫若也會得。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為之化。便可橫身宇宙。獨步大方。若跳不出。依前祇在架子下。

大嗣  
為果

是個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

大嗣  
為果

老衲證禪師上堂。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個獨露底道理。豎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

大嗣  
為果

山堂淳禪師上堂。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復庵封禪師上堂。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閑問著。十個有五雙。

洞大  
為果

知有穢如夜半華嚴池吞却揚子江開明橋撞  
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  
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  
是山僧拂子始得

野菴璿禪師上堂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諱更  
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夫這僧  
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稜渾塌地  
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厦相逢携手上  
高山作者應須辯真假真假分若為論午夜寒  
蟾出海門

頭回

嗣教  
忠光

嗣東  
林顏

嗣東  
林顏

雲居蓬菴會禪師上堂舉教中道若見諸相非  
相即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  
偷眼觀竹門斜掩半枝花

中庵空禪師上堂千家樓閣一霎秋風祇知襟  
袖涼生不覺園林落葉於斯薦得觸處全真其  
或未然且作寒温相見

遯菴珠禪師上堂玉露垂青章金風動白蘋一  
聲寒鴈叫喚起未惺人

淨慈肯堂克禪師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  
玄妙祇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咬嚼師竊喜之

次日入室

林嗣東類

直造謁陳所見解。林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鑒覺中。師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祇要蛇驚。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驀鼻攔胸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耶。遂呈頌曰：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住後上堂。世尊不說該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示衆云：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草鞋跟忽斷。全身在帝鄉。

智者元庵慈禪師游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曰：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裡。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為不遜。乃叱出。師曰：南游至廬山。圓通挂搭。時正庵為西堂。為衆入

禪嗣西  
需

入颺下  
處

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  
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指臂曰佛亦是塵師復頌  
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  
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凡庵深肯之  
鼓山木庵永禪師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  
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  
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曰不日今  
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上堂舉睦州示衆  
云諸人未得個入處須得個入處既得個入處  
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麼說話皮厚多少木  
庵則不然諸人未得個入處須得個入處既得  
個入處直須颺下入處始得

禪嗣西  
需

禪嗣西  
需

龍翔柏堂雅禪師上堂大機貴直截大用貴頓  
發縱有啗鏃機一鎚須打殺何故我王庫內無  
如是刀○上堂紫葢伸拳筭破梢楊花飛盡綠  
陰交分明西祖單傳句黃栗留鳴燕語巢這裏  
見得諦信得及若約諸方決定明窓下安排龍  
翔門下直是一槌槌殺何故不是與人難共住  
大家緇素要分明  
劍門分庵主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

童嗣天  
童華

行次江干。仰瞻官闕。聞街司唱。侍郎來。釋然大  
悟。作偈曰。幾年個事挂宵懷。問盡諸方眼不開。  
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徑回西  
禪。懶庵迎之。付以伽黎。

天童密菴傑禪師。謁應菴於衢之明果庵。孤硬  
難入。屢遭呵。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荅曰。  
破沙盆。庵頷之。○上堂。舉金峰和尚示衆云。老  
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  
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十老婆心。峰云。  
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十年後無老  
婆心。峰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聖師曰。烏巨  
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若瞥地。自然  
不墮。醒凡窠。曰。

童嗣天  
童華

南書記。久依應菴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豁然  
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  
殺人。被人打殺定。庵見。喜其脫略。

童嗣天  
童華

侍郎李浩居士。幼閱首楞嚴經。如游舊國。志而  
不忘。持素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堪其質。曰。  
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公駭然汗下。庵唱出。公  
退。參不旬日。竟躋堂奧。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

嗣道  
場全

門有孫贖鋪家存甘誓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  
誰迷庵見稱善

華嚴伊庵權禪師道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

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為偈曰黑漆崑崙

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

得盲龜上釣船○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

里隔悟在口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

云甌輓又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著油

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云月孫上樹尾連

三老  
姑

顛大衆道無橫徑立處孤危此一大老行聲前

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旦違宗趣而

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祕藏密契之道乎

荅曰如來初離別說三乘後乃通為一道故涅槃

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讚

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

謂之祕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

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說法

總持而防在魔外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

禪宗正脉卷第十終



Rectangular stamp with illegible characters, possibly a library or archival mark.

